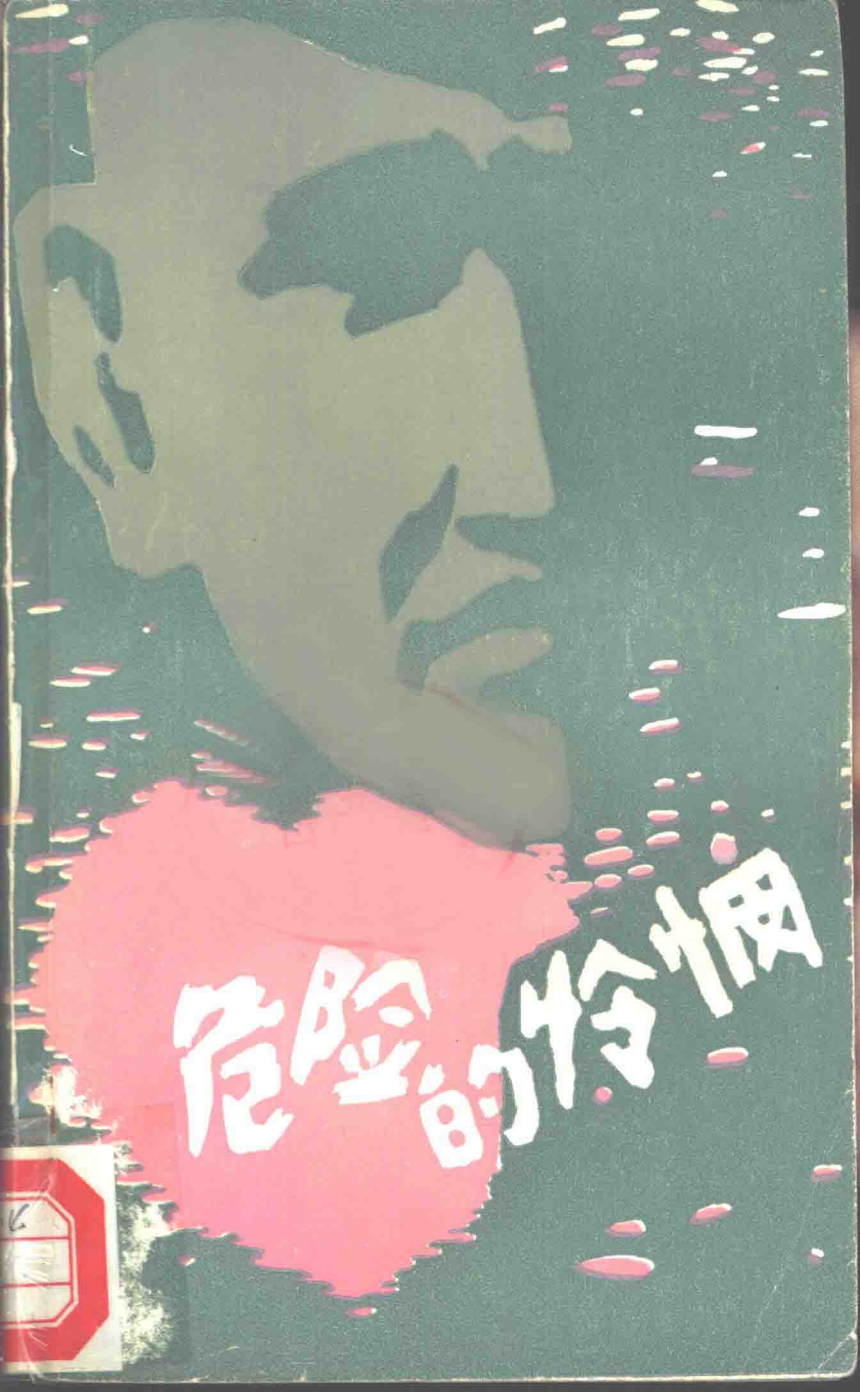




危险的怜悯



危险的怜悯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著

彭恩华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危险的怜悯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著

彭思华 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184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9,300册

*

书号: 10088·833 定价: 0.85 元

斯蒂芬·茨威格和 《危险的怜悯》

金 福

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意志帝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它残酷地剥削本国和殖民地的劳动人民，疯狂地扩军备战，积极准备同英、法、俄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一场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与之结盟的奥匈帝国虽然在生产力发展方面远远赶不上德意志帝国，可是在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一点上却与它并无二致。当时两国文坛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些御用文人醉生梦死地从事享乐主义的文学创作，但是大部分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国家的没落和民族的危机，因

而对统治阶级感到强烈的不满。民众的艰辛生活给他们提供了无穷尽的写作素材，他们之中比较消极的追求印象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另一部分比较积极的则转向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形成了反法西斯主义。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就是在上述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奥地利大作家，也是近代德语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曾写过诗，小说、传记和戏剧，还曾翻译过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以小说和传记最负盛名。

茨威格出生于奥匈帝国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从小酷嗜文学及外语，十几岁时便开始写诗，二十岁时即出版印象主义诗集《银弦》；并精通希伯来语、俄语、英语、法语等五六种语言。他早年在维也纳、柏林等地求学，受象征主义、浪漫主义影响较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受到极大震动，他随即流亡瑞士，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等一起从事反战运动。战后，茨威格移居德国萨尔茨堡，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大举排犹，他遂于1934年避居英国、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后又加入了英国国籍。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

弥漫英伦三岛，他又只得远走巴西。1942年，正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到来的时候，茨威格以六十一岁的高龄，留下了一封十分沉痛的遗书，与妻子一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自杀。

茨威格的作品曾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他最重要的小说有《感觉的混乱》、《马来亚狂人》、《危险的怜悯》等；传记方面的代表作有《约瑟夫·富舍》、《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恩陀耶夫斯基》、《麦哲伦》、《玛丽·安多纳德》、《玛丽·斯图亚特》等等。

茨威格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残忍、贪婪、虚假的关系的，同时流露了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在艺术技巧方面，茨威格由于才华横溢，所以笔调比较热情奔放，其最有魅力的特色还在于描绘心理活动细致入微、勾勒人物性格栩栩如生。比如约瑟夫·富舍（1763—1820）在法国大革命前后曾连续担任六个政治色彩各不相同的政府内政部长，是一个专门从事叛卖以固荣宠的大阴谋家。茨威格为他写了一本传，把他沉、深、阴、狠的丑恶面目淋漓尽致暴露无遗。这部传记问世后曾引起强烈的反应，被誉为“古来传记文学的精品”。西方至

今在形容某人狡猾、阴险、忘恩负义、翻脸无情时仍喜欢用富舍作比，可以说茨威格的这部传记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另外，茨威格的作品中警句很多。如在《约瑟夫·富舍》中曾说：“权力就是斯芬克斯^①，你越是多瞧它，就越会受到蛊惑”。在这方面，他和维克多·雨果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危险的怜悯》是茨威格重要的中篇小说之一。要介绍这篇作品，先得从茨威格的个性谈起。

茨威格是个学识渊博、思想感情很复杂的人。他看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没落，希望有一个理想的社会来取代它，但是又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也没有勇气去和统治阶级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他又明白自己比较怯懦，从而感到不满和羞愧。他这种矛盾心理在作品中很明显

^①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的狮身女面妖怪，常出谜语给行人猜，猜不出都被杀死。

地表现出来：一方面，他在小说中塑造的角色大都是默默地忍受命运鞭挞的人们，他们不会奋起斗争，甚至往往没有坚强的个性；另一方面，茨威格又写了不少“伟人”传，对他心目中的英雄极力称颂；这就说明：茨威格同情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幸者的遭遇，但他觉得自己无力改变他们的环境，只好到“英雄人物”的生活中去搜求故实，寻找改良途径，或者说他幻想有一个能使天堂落到人间来的“豪杰”降生。由于他的世界观始终没有越出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范畴，所以他的梦想注定要破灭的；最后，在1942年，希特勒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在开始走向胜利的时候，茨威格却还一叶障目，说：

“但愿所有的朋友能来得及看到曙光”，他“一个毫无耐心的人，要先走一步了。”

《危险的怜悯》集中地（多半是不自觉地）表现了茨威格的迷惘心理。霍夫米勒中尉想要行善，但在关键时刻往往缺乏勇气、不知所措；他知道自己过份软弱，但总是事后追悔，因而于事无补。他这种徬徨因循的态度最后终于酿成了虽死莫赎的悲剧。我们简直可以说这是茨威格的自画像。

茨威格对艾迪特的描写也是相当成功的。他没有正面叙述她的心理活动，但是通过她的举止谈吐和霍夫米勒对她的猜测出色地勾划了一个被惯坏了的残废姑娘。她太敏感了，同时也比较自私，因此无论是她自己还是旁人都无法使她满足，所以只好走上绝路之一途。书中的正面人物是康多尔大夫，作者虽然对他着墨不多，可是我们能够感觉到他的高大形象，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个“老在为旁人作牺牲的人。”

整部作品从艺术上说来是比较圆熟的。一开始的家常话就很引人入胜，以后随着情节发展，一直波澜起伏，扣人心弦，有一气呵成之势，最后以在剧场中遇到康多尔大夫来作结束，既着重刻画了霍夫米勒的悔恨、自谴、也使全书显得首尾一贯、十分紧凑。

书中另一个比较精彩的部分就是凯克斯法伐的发家史。作者用两万多字的篇幅详尽而酣畅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人物如何不惜利用一切廉耻尽丧的手段追求发财致富，其伎俩之下贱卑劣真使人不寒而栗。这使我们想起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名言：“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

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文坛上流行过自然主义思潮，主张把现实生活里每秒钟发生的事都一无遗漏地叙述出来。茨威格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在描写方面往往失之繁琐。胤嘉同志在翻译此书时，曾参考了亚齐尔·海拉的法文译本。亚齐尔·海拉是阿尔萨斯人，是茨威格的密友。他曾将茨威格的大部分作品译成法文，而且在征得茨威格同意的情况下，在译文中删除了一些原文中过于琐屑的描写。茨威格认为海拉的译本最能保持原作的风貌，因而海拉的法译本也享有盛誉，有如毛德的大托尔斯泰著作的英译本一样。胤嘉同志在中译时，也曾根据海拉的法译本对原作过于冗长琐碎的部分作了删节。

茨威格的作品，解放以来似乎只有短篇小说译作问世，如1957年9月号《译文》刊载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1963年3月号

②《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3页。

《世界文学》刊载的《看不见的收藏》和《家庭女教师》，以及张玉书同志翻译的《斯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1979)等。希望胤嘉同志这次翻译茨威格的中篇小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以后能有更多的茨威格的中篇小说、传记陆续由各位同志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总督霍夫米勒说道：这件事的起因在于我犯了个情有可原的错误，照法国人的说法，就是干了件蠢事。后来我想设法补救，可是如果想把一个齿轮安在钟表里而又操之过急的话，最后往往会把整个机械装置都搞坏。多年后的今天，我还是无法断定蠢事和错误之间的界限，也许永远也搞不清楚啦。

当时我二十五岁，是第X枪骑兵联队里的中尉。我对戎马生涯，从未怀有特别的感情或向往。然而在旧日奥地利的一个文官家庭里，有两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嗷嗷待哺时，做父母的不可能逐个询问孩子的志趣，而只能根据需要打发他们各奔前程。我的兄弟沃尔里奇在上小学时就因为过

分用功目力受到了损伤。后来进了神学院。我因为体质好进了士官学校。从此一切都由国家安排，你用不到为生活操心啦。过了几年，我没费多大劲，就按照成例从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变成了新蓄须的掌旗官，随时准备效命疆场。皇上诞辰的那一天刚好风和日丽——当时我还没满十八岁——我也参加了检阅，过不多久，衣领上就有了一颗星。我已经入门了，以后按部就班地等升迁就是啦，直到最后领取年金和患上痛风为止，其间当然也有不可避免的停滞阶段。我个人并不想在风头最健、开销也最大的骑兵队里服役，可我的姑母黛茜要我这么干。她第二次结婚时嫁给了我的伯伯，那时他刚离开财政部，当上了日进纷纷的银行经理。姑母既有钱又爱虚荣，认为亲属当个步兵简直是家门之玷。她为了满足自己的癖好，每月津贴我一百克朗，我当然只好投桃报李啦。至于我是否愿意当个骑兵、乃至是否情愿长此以往当个军官，则从来没人问过我，就连我自己也没考虑过这些问题。反正跨上高头大马，我就心满意足啦。

1913年11月间，突然从某局来了道命令，我们这支部队离开了耶罗斯劳，开拔到匈牙利边

境的一个小城驻防。那地方的名字不提也罢，因为奥地利外省的防地彼此相似，犹如同一件制服上的两颗纽扣。到处都是类似的布局，有营房、跑马场、操场、军官俱乐部，还有三家旅馆、两家咖啡馆、一家糕饼店、一家酒店和一间三流音乐厅，在那儿献艺的都是些徐娘半老的歌女，她们工作之余主要是和军官及一年志愿兵鬼混。军营生活非常单调刻板，每一小时都由百年成规支配着，自由活动的时间很少。在军官食堂里。老是看到那几张脸，听些老生常谈；在咖啡馆里也总是玩牌和打弹子。有时人们不禁感到奇怪：上帝怎么会让这个七八百户人家的小城单独过一种沉闷的生活，尽管周围簇拥着种种景色？

说实话，我的新防地跟加利西相比也自有其优点，那就是它紧靠维也纳，离布达佩斯却挺远，特别快车在这儿靠站。在骑兵团里服役的青年家境都相当宽裕，他们都来自阀阅门第或工业巨头之家，因此往往搭傍晚五点钟的火车去维也纳，上剧院看戏、到马戏场闲逛、或是去寻求刺激，然后乘第二天早晨两点半的火车回营。有些特别富有的同事甚至在那儿有寓所或是落脚处。我可没有那么阔绰，只好在咖啡馆或点心店里消磨时

间，而且嫌打牌花钱也太多，因此经常打弹子或下棋。

一天下午——大概是1914年5月中旬吧——我坐在点心店里，对面的棋友是“黄金天使”药房的店主，他还是当地的副市长。我们早就下完了三局，只是因为懒得站起身来而且无处可去，才呆在那儿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不过谈话实在就象一支燃尽了的香烟，再也继续不下去了。突然门开了，一个楚楚动人的年青姑娘带着一阵清风走了进来。她有一对杏仁似的棕色眼睛，肤色不怎么白润，衣着非常入时，一点不象个外省人；尤其重要的是：在当时吓人的单调环境里，她的脸给人以一种清新感。可恼的是这位娇艳的女神丝毫没注意我们；她既活泼又高傲，跨着矫健有力的步子打我们几张小的大理石餐桌前边走过，直奔柜台，定了一打蛋糕，外加馅饼和甜酒。老板格罗斯迈尔殷勤地向她鞠躬，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从来没看到过他这样多礼。老板娘是个胖胖的外省朱诺^①，平时军官跟她打招呼她都爱理不理的（他们经常在这儿赊一点为数不大的

①希腊神话中主神朱比特之妻。

账，到月底结清），此刻也站起身来，满面春风地上前伺候。老板在记她的定货时，这位漂亮的姑娘挺随便地出声嚼着熟杏仁，跟老板娘稍为搭讪了几句。我们虽然失态地翘首望着她，她却连正眼都不瞧我们一下。当然，她也不会亲自把买的东西带回家去。她关照老板送货上门，而老板也就谦卑地答应了。跟旁人不同的是：她甚至没想到付钱，我们明白了：是个大主顾呗！……

她办完差事，转过身来要走，格罗斯迈尔先生赶紧抢在头里给她开门。我的棋友也站起来，恭敬地向她鞠躬。她仪态万方地还了一礼。天哪，这一对棕色眼睛有多柔和啊！她刚在谀辞声中走出店外，我就转身问我的同伴：她是谁？

“怎么，你不认识她？她是（请原谅我不想提她的真姓名）凯克斯法伐的侄女……你总听说过凯克斯法伐家吧！……”

他讲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仿佛往桌上扔了一张一千克朗的钞票；随后他瞪着我，似乎想听我很自然而又满怀敬意地嚷道：“噢，当然喽！”可我调防到这儿还没有多少日子，实在不曾听说过这位神秘的贵人；因此我很客气地请药房老板介绍一下他的情况，而他也就兴高采烈地带着外

省人的骄傲谈了起来。

凯克斯法伐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这儿的大企业全是他的。不光是城堡——就是大路左边那座黄色的建筑物，带有方塔和大片园圃，从练兵场上能望到——还有在R大道上的大制糖厂、布吕克的锯木厂和M的养马场。此外，他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还有六七栋房子。外人都不相信我们这儿会有这样的大财主。他过起日子来可阔气啦。冬天住在维也纳雅金加泽的小宫殿里，夏季去水乡避暑，他一年只有春天的几个月住在这里。生活真奢侈啊！从维也纳请来四重奏、打法国买来名酒、香槟、所有最好最贵的东西。药房老板还说：“你要是愿意，我可以给你介绍。”接着他做了个洋洋自得的手势说：“我跟德·凯克斯法伐先生很熟。我们以前有过业务往来，我知道他喜欢招待军官。我开一声口，他就会邀请你的。”

这倒不错。呆在这个糟糕的防地可真憋得气闷啊！马路上尽是看腻味了的那几个女人，你能讲得出每个女人夏天戴什么帽子、冬天戴什么帽子、星期天穿什么衣服、平时又穿什么衣服。由于经常看到他们过往，所以还能辨认出每一家的